隸經文九經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隸經文

江藩著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文莫盛於漢。漢書藝文志無文家。何哉。說文解字。文、畫也。象交形。然則物類中一彼一此。同異相錯而成章。皆謂之文。故六藝諸子、文也。箋注傳疏、亦文也。而後世溺尚詞章。推唐、宋、八家爲文宗。至於核證典禮。辨訂經傳。則皆外之曰攷據家。若不足以語文者。嗚呼、空騁議論。衆口一談。卽多至百卷。究何補哉。國朝崇尚實學。於是朱竹垞、錢辛楣、數先生。以攷據之文雄。然應酬之作多有。劍嘗惜其不能刪汰。獨存問荅經史。題跋金石諸篇。甘泉江鄭堂先生。今之宿儒也。博學無所不通。著作富甚。一日。出隸經文示劍。命敍。且曰。此從諸文中刪存者。苟非說經皆不錄。劍受而讀之。眞能於前人紛糾同異之說。參互考訂。發所未發。謂之六藝傳注可。謂之自成一子亦可。爰爲編成四卷。以授梓人。幷以鄙見附目錄後。使爲文者知所從事。無徒騁虛詞焉。鄭堂先生善漢學。不喜唐、宋文。每酒後耳熱。自言文無八家氣云。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南海曾釗謹敍。

隸經文目錄

第一卷
議
第二卷
辯論解
第三卷
說
第四卷
釋雜文

隸經文卷第一

甘泉江　藩著

明堂議

明堂制度。有以爲九室十二堂者。大戴記盛德篇、班固白虎通、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也。有以爲五室者。考工記匠人、鄭康成周禮二記注也。後儒或從鄭注。或主蔡說。言人人殊。莫能是正。然而尋其原可窮其流焉。漢興。直秦焚書典籍無傳。叔孫縣蕝。略而不備。至孝武世。鄉儒術。招賢良。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未就。及封禪泰山。作明堂於汶上。其時孝武志在求僊。事非稽古。罷儒生之議。用方怪之言。烏足道哉。逮及東京。光武好讖。儒生議禮。不敢不本緯書。而明堂制度。又雜以讖緯之文矣。竊謂當從鄭君之說。鄭君深於禮。善於讖。其論明堂。則本諸經而不言讖。蓋折衷二京諸儒之言。而細讖記方書之不可信矣。潘不揣譾劣。別黑白而申明之。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此龜文之數。爲術士九宮之法。十二堂之說。本援神契。皆出緯書。後人痛詆緯學。獨於明堂。則深信不疑。何哉。其述明堂之制曰。九室十二堂矣。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合於十五之數者。又何所施乎。且古制有堂必有室。豈此十二堂在九室之內邪。在九室之外邪。抑環九室而列十二堂邪。堂室相配。於數不合。堂室錯綜。於制難通。文選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據此則東京明堂。但有九室。亦無十二堂也。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建武圖曰。建武三十一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此說與平子賦言乖異。建武圖不知何人所作。昔人皆云不可依據。張衡目擊其制。是當以衡言爲正矣。所以隋宇文愷明堂議。不從其說。不用十二堂也。月令章句之十二堂。此用呂不韋月令之文。鄭君謂月令爲不韋作。非古制也。晉裴頠亦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象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體。此爲設虛器也。斯言可爲破的之論矣。北魏賈思伯、李謐、知蔡說九室之非。而又以月令之左右个。謂五室有十二堂。是乃蔡、鄭之謂人。豈釋經之正論哉。蔡邕謂大子明堂卽太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尊賢。饗射獻俘。治歷望氣。告朔。外政內治。皆在其中。袁準正論。所謂人鬼煩黷。死生交錯。是也。嗣後袁翻亦從鄭說。則鄭君主五室。黜九室十二堂。及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互言。洵爲千古不刊之論矣。說者又謂考工記乃先秦之書。不可爲典禮。嘗考隋書太平御覽引周書明堂曰。明堂方一百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然則匠人五室。實本周制。考工不可信。豈周書亦不可信乎。至於木室東北。火室東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土室中央。法周易大衍之數。李謐謂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此妄人之言。不足與辨矣。大凡古時行政之宮皆南鄉。易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太廟、路寢、明堂。皆取鄉明而治之義。所以太廟、路寢。皆謂之明

堂。而明堂則在國之陽也。王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明證也。若從蔡邕說。則明堂不得在南門之外矣。鄭君太廟、路寢、明堂、同制之說。李謐駁之曰。尚書顧命。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立於房中。鄭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倘其然乎。此謐未讀鄭志而慢肆其說耳。王藻正義論之甚詳。其說云。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考工。按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然太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於

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康王已後。所營倣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穎達穿穴經傳。貫通鄭義。可謂無義不搜矣。房在堂內。个在堂偏。永和以个爲房。非通論也。若夫明堂尺寸。公玉帶所上之圖。乃方士之說。既不可據。而建武圖亦非定制。故五經異義曰。古周禮、孝經、說。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在鄭君時。其尺寸之制已不可考。匠人職依文解義。乃述古闕疑之意。而後儒鑿空肊斷。豈能合於古制邪。蓋武王初定天下。典章未備。有會同之事。如覲禮所云。爲宮於國外。方三百步。四門。壝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而已。所以西京無明堂也。迨周公攝政之日。作洛之年。始考古制。作明堂於土中。禮記明堂位。周公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者。東都之明堂也。即於此禘郊配天。頒朔聽政焉。及成、康時舉行巡狩之儀。於是方嶽有明堂矣。孟子、呂氏春秋、所稱齊之明堂。乃泰山天子巡狩之明堂也。後人不達斯禮。紛糾競爭。強作解事。今緣述古

義。通其旨趣。惜禮經殘缺。求之靡據已。惠徵君從蔡邕章句。輯爲明堂大道錄。古農、艮庭、二先生頗疑之。潘申後師之說。不敢苟同於先師云、

廟制議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卽祖廟也。蓋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周衰禮廢。秦燔書。漢興。諸儒綱羅散失。掇拾遺編。興廢繼絕之功大矣哉。然諸儒議廟制多少之數互異。有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殊。四廟見於喪服小記。七廟見於祭法、王制。夏五廟、殷六廟、見禮記鄭注。此多少之數。見於經者也。韋元成說五廟。劉歆說七廟。此多少之數。見於史者也。晉王肅作聖證論。論廟制以難康成。後人惑其詭說。尊之如經。不究經史本文。但以集矢於鄭君爲事。不亦誣乎。昔賢如馬昭、張融。申鄭難王。諸儒謂之附會。謂之不經。於是聖人制作之精義。經師議禮之微言。幾乎息矣。潘學術膚淺。不揣檮昧。疏證而明辯之。後人云。四廟出喪服小記。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其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以其祖配之之祖。卽祖廟也。是爲始祖廟。併四親廟爲五廟。劉原父不繹經文。妄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其意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然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非天子邪。謂之諸侯可乎。且鄭注亦以爲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上。公羊傳文何休注。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

也。證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則有主必有廟。其爲五廟。從可知矣。康成夏五廟之說。與小記同。後人謂虞、夏五廟。康成本之識緯。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康成謂夏五廟。不曰虞、夏五廟也。此必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耳。康成之言。未必出於緯。若出於緯。何以不言唐、虞。但云夏五廟哉。蓋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所以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據匡衡之言。則廟制緣於服制。益信。當衡之時。緯學未行。其言必古禮家說。乃康成所本。詎可以緯學重誣康成哉。康成云。殷六廟。王肅之徒。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僞古文咸有一德篇。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人遂以爲殷亦七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主謀。梅賾竊取其文。改五爲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先師惠徵君曰。王肅從劉歆之說。以駁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爲七世。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對文則異。鬼、爲人鬼之鬼。怪、爲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辭遠遊篇。忽神奔而鬼怪是已。鬼謂祧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爲不祧之廟。四親

廟迭毀。至五廟乃必祧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祭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墠爲鬼之義爾。康成周七廟之說。與韋元成之說同。而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也。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而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大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此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元成謂漢制當如此。非以周制七廟爲非也。後人謂元成主五廟之說。何邪。至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爲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皆春秋左氏說周制也。云天子五廟無見文。又曰。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可證。定用七廟之制。不以五廟爲非也。考元成、劉歆、皆以七廟爲周制。後人以韋、劉二家之說爲不同。何邪。且二家亦不言周以前皆七廟也。至王肅僞撰家語。衞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以爲佐證而難康成。於是撰僞古文者。又從而和之。康成之罪。遂同刑書。一成而不可變矣。張融云。家語、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故漢書藝文志家語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若謂今之家語。非肅僞作。則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略。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爲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邪。聖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繇起也。儒者謂肅述七廟。豈

其然乎。如王制、穀梁、荀子、韋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盧侍中、鄭司農、同。東晉以後。確守僞書。以爲自虞至周皆七廟。謂鄭君夏五廟、殷六廟、之說。出於緯書。然則韋元成之說。亦出於緯書乎。是不然矣。且哀平以前之緯。近於正。亦未可盡廢也。卽出緯書。不逾於篤信僞書者乎。夏、殷之文獻無徵。自當從七廟之制。至九廟之說。乃新莽簒逆之亂制。王肅據以考定禮經。豈非聖門之亂臣賊子哉。

特廟議

特廟者。不在七廟之中。特立一廟。如周之有姜嫄廟也。據劉歆說。宗不在數中。則殷之三宗。必於六廟之外。特立三宗之廟矣。以此推之。則周之成、康、刑錯。宣王中興。其功德與殷三宗。可以媲美。此三君者。當迭毀之後。亦必特立廟以祀之。又春秋昭七年左傳曰。敢忘高圉、亞圉、孔穎達王制疏引此文曰。左傳注。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杜預無此注。是賈、服、注也。）高圉、亞圉、先公也。親盡之後。尙不毀其廟。而實始翦商之太王。奄有四方之王季。功德茂盛。反毀其廟乎。亦必特立一廟也。凡此當祧之主。不藏於二祧之中。別立廟以祀之。亦世世不毀。不月祭之而已。至諸侯五廟之外。魯有文王之廟、文公之廟、姜嫄之宮。鄭有厲王之廟。皆特廟也。劉歆爲左氏學。三宗之說。必本之春秋古文家說。高圉、亞圉、等說。皆見左氏傳。與禮家說不合。所以馬融曰。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也。詩烈祖正義引異義齊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是周以成、宣、爲宗廟。以時毀矣。與融說同。又云。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春秋

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是鄭君不以融說爲然也

昭穆議

昭穆之制有五廟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賜爵之昭穆四也世繫之昭穆五也先儒釋經秩然有敘後人比而同之自紊亂絲豈能得其端緒哉今條別陳之夫不知廟制之昭穆者由於誤以合祭之儀爲宗廟之制也其說始於孫毓謂諸侯五廟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宗其說議禮者固信朱子莫敢置辨矣江永鄉黨圖考云朱子作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如此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之揖矣按賈疏則五廟是並列每廟有隔牆隔牆有通門又謂之閤門君迎賓自大門內折而東行歷三閤門乃至太祖廟中曲處逼狹則主賓有揖其說甚確是也然朱子作經傳通解亦引賈說是朱子始從孫毓後悟其非矣考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並列南向蓋生必南向死必北首所以宗廟宮室皆鄉明而治惟合祭之禮則太祖東向昭南穆北漢書張純傳曰祖孫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及決疑要注昭明穆順之文指禘祫而言非謂廟制也如孫毓之說則太祖之廟必東向然後昭可以南向穆可以北向若太祖南向則昭西向而穆東向矣公墓之制則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古人葬必北首故昭穆以東西爲左右其制見於三禮圖與廟制不同陳祥道禮書與廟制並舉可不謬哉宗廟公墓皆左昭右穆所不同者南向北首一並列一不並立耳賜爵昭穆之制又不然四時之祭太祖昭穆皆南

向。則助祭者。必東向西向矣。禘祫之祭。太祖東向。昭南穆北。則助祭者。亦昭南穆北矣。長幼有序。在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而已。豈必以南向北向。爲尊卑之次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固已然而有后稷以下之昭穆。太王以下之昭穆。別子爲祖之昭穆。三者不同。何謂后稷以下之昭穆。周官小宗伯疏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爲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爲穆也。此后稷以下之昭穆也。至武王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太王爲昭。王季爲穆。文王爲昭。武王爲穆。所以文王稱穆考。亦稱昭考矣。此太王以下之昭穆也。別子之昭穆。如周公、文之昭也。伯禽封於魯。周公別子爲祖矣。則伯禽爲昭。考公爲穆。此別子爲祖之昭穆也。凡此昭穆。皆與廟制不同。烏可援此以證彼哉。後人不明此義。合而論之。自生繆葛。聚訟紛紜。是知二五而不知十者。宋何洵直之徒。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姑、雜記士不祔大夫以爲說。徵引繁而義愈晦矣。

隸經文卷第二

公羊親迎辯

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杜佑通典引鄭君康成駁左氏說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於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爲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以爲天子之禮。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以周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非說天子之禮。後儒皆是杜說而非鄭君、愚謂漢儒治春秋者。古學與今學。互相攻擊。如水火之不相容。鑿枘之不相入。鄭君起而折中之。從古學用左氏說。從今學用公羊說。引詩親迎于渭。公羊說也。班固白虎通說春秋。皆用公羊家言。其論昏禮云。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據此則文王定昏在卽位之後。非在爲公子時矣。孟堅之說。乃公羊先師之言。杜預不知有此一解耳。周家文王爲受命王。故公羊隱公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周繼述。改正朔。易服色。皆推本文王。蓋嘗時因文有親迎之事。遂制天子親迎之禮也。

不然者。鄭君一代儒宗。豈不知文王爲殷之諸侯。而以爲天子哉。至於哀公問。杜謂魯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然魯郊非禮。先儒論之詳矣。以非禮之禮對哀公。豈夫子之言與。孟子尙且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而謂聖人爲此言乎。元凱之辭遁矣。

畏厭溺殤服辯

殤者、未成人之喪也。士禮喪服、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緣制三等之服。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以其未成人。故降之也。丈夫之爲殤之服者。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婦人爲夫之黨服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小功之殤。中從下。差別之等也。是爲殤服之正者。有非上中下三殤者。乃殤服之變也。曷爲殤服之變。小功殤五月。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緦麻服三月。夫之姑姊妹之長殤是已。小功殤五月。馬融注。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謂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鄭注曰。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大夫無殤服也。賈疏。大夫無殤服也者。已爲大夫。大夫冠而不爲殤也。大夫二十而冠。而有兄子殤者。已與兄弟同十九而兄姊於年終死。已至明年初二十。因喪而冠。是以冠成人而有兄姊殤也。且五十乃爵命。今未二十。已得爲大夫者。五十乃爵命。自是禮之常法。或有大夫之盛德。未必至五十爲大夫者也。賈說非是。馬君、鄭君之師。以此知大夫無殤服。句。用師說而微破之。馬君之喪服傳注具在。故不申述也。鄭注喪服小記。論四世五世。微破師說。而不言季長。亦同此例。公彥不察。

別爲因喪而冠年未二十。得爲大夫之說。曲爲之解。謬矣。緦麻殤服三月。馬融注。禮三十乃娶。而有夫之姊殤。闕有畏、厭、溺者。此文鄭君無注。有師說在。不重言之。陳銓曰。大夫未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畏、厭、溺也。射慈荅徐整曰。古者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子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敖繼公曰。夫之姊無在殤者。此言姊蓋連妹而立文耳。古者三十而娶。何夫姊之殤之有。以上四說。皆屬肊斷。而孔倫之言尤爲不倫。先王制禮。焉有爲違禮者又制禮服之事哉。馬君深於禮經。其說必出於高堂生諸大儒。雖鄭君之博綜羣籍。亦不以馬說爲非。而魏、晉儒生。不信師承。好立小異。何邪。曷爲畏、厭、溺。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君注畏云。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蓋謂匡人以非罪罪孔子。孔子微服而行。不死於非命。知命者也。行止危險之下者。若孟子云巖牆之下也。不乘橋船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也。此不知命者也。然鄭君約略言之。猶有未盡。如溺之不乘橋船。亦有輕生自投者矣。至於畏。則有兵刃相接。無勇跳走。而死於兵者矣。此三者。皆不順正命。得罪君上。得罪祖宗。是以馬君云有罪也。夫殤者傷也。畏、厭、溺雖皆有罪。然與三殤同爲凶短折。是可傷已。豈可不降正服而服以殤服哉。所謂不弔者。蓋指朋友言之也。即如畏而死於兵者。雖不登於明堂。不入於兆域。然而死於王事。其可傷則一也。故謂之國殤。至於免胄銜枚之士。又不得以殤禮遣。殤禮葬矣。若未成人者。亦可不殤。魯人勿殤童汪踦是已。是喪服上中

下三殤之外。又有畏厭、溺之三傷也。漢儒去古未遠。此必先儒傳子夏傳者之說。鄭君稱季長爲通儒。豈有通儒而私造典禮者哉。後人不信古人。多無本之言。可謂蔑棄古訓矣。近今又有涵泳經文而不信傳者。變本加厲。滔滔者何所底止乎。

姜嫄帝嚳妃辨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與史記同。生民詩毛公本此作傳。其後劉歆、班固、賈逵、服虔、馬融、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惟鄭箋云。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鄭志趙商問。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間易毛之義。荅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稱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鄭以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也。馬融說詩從毛義。王肅申馬說以難鄭。王基、馬昭、張融、辨之詳矣。其文見生民詩疏。不具錄。惟是孔疏節錄諸子之說。未盡鄭君之義。而鄭君之箋。亦有意旨未暢者。今詮毛、鄭之說。以己意論斷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

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謹案毛傳。高辛氏帝焉。帝者、帝嚳也。鄭易傳。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在帝嚳之後。去嚳世甚遠。堯與稷、契皆非帝嚳之子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以前世次莫考。不知姜嫄爲高辛氏何人之妃。故但云世妃也。是以張融曰。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契爲元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孔穎達謂融之此言。深得鄭旨。是也。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箋。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謹案。郊乃天子之祭。惟天子得行。諸侯不敢僭也。傳謂帝嚳天子。故得行郊禖之禮。箋謂稷與堯皆非嚳子。若爲嚳子。堯自唐侯升爲天子。父死子繼。不得易有天下之號曰陶唐。則堯非嚳子明矣。蓋堯卽位後。封帝嚳之子孫於高辛。言辛、地名也。因以爲國名。堯以寀禮待之。故得用天子之禮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齊敏也。簡。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謹案傳謂姜嫄隨帝嚳之後。踐履嚳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所歆饗。卽得懷任。鄭不從者。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帝乃上帝也。若如傳言。姜嫄隨夫祀天。豈有不接武於其夫之後乎。又以敏爲疾。豈祭祀之禮。以疾爲敬乎。於義難通。歆、忻古今字也。史記云。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而身動如孕。歆歆然者。卽忻然喜悅之意也。以歆爲饗。則履帝武爲一事。齊敏爲一事。天神歆饗爲一事。詞氣不屬。頗嫌蕪累矣。鄭所謂帝者。卽感生帝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予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也。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蘆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鄭駁異義。引蒲蘆爲證。可謂善於取譬矣。竊謂上古之世。人與天近。多神靈之事。下古以後。在所罕聞。然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萬物皆天地所資生。而況於人乎。鄭君引商頌之文以爲證。推而廣之。閟宮曰。上帝是依。本詩云。上帝不寧。詩辭明言上帝。豈非感生帝之確據乎。許君云。無父而生。則無九族。不當

立五廟。如堯以慶都爲母。是不得不以慶都之夫爲父矣。感生者。感天之精氣而生。非實有人道交接之事也。卽堯自知無父而生。然受其長養之恩。可等之路人乎。叔重之說。拘墟之見耳。王肅以後諸人謂事出於讖不可信。然則齊、魯、韓三家詩說、史記、劉向列女傳。皆載此事。豈盡出於讖乎。是不然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箋。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謹案。時人不信。後人尤不信矣。作詩者恐後人有汚辱之毀。故極言其生之易。皆上帝所佑。以祛惑傳信也。居默然生子者。在胎而母不病。生子而不加病。如無其事者然。故曰默然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箋。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謹案。鄭箋順毛傳以爲說。謂姜嫄無人道生子。恐人之議己。以爲上帝所生。棄之以顯其神異。然後收養。以解衆惑。如鄭君之言。則姜嫄收養后稷。仍居高辛。何以下章卽有邰家室。箋云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若姜嫄收養之後。后稷爲高辛氏之子。當居其國而爲家室焉。何以不居本國。反之有邰而立室家邪。與後說不合。箋文必有脫誤。不然。則義爲二創矣。愚謂姜嫄之夫。因無人道而生后稷。疑非己子。乃棄之隘巷平林。而后稷不死。高辛氏必欲其死。又寘之寒冰。姜嫄不忍其子之死。收而養之。遂攜其子之有邰也。若謂姜嫄棄之。姜嫄

因無子而祓禊。其急欲生子明矣。豈有期而生子。反忍心棄之乎。至於天之所異。姜嫄承天異而異之。則棄之隘巷平林。亦可以顯其異矣。何必寘於寒冰必死之地邪。設無大鳥覆翼。則后稷殪矣。即使姜嫄承天意而顯之於天下。焉能必其有大鳥來邪。豈上帝諄諄然命之曰。有大鳥覆翼之乎。斯言不可信也。至於王肅寡居棄子之說。則王基辨之詳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謹案。此言后稷生而神聖。於就口食之時。即知稼穡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謹案。此章言棄爲后稷。堯嘉其播奏庶艱食之功。封之於邰。即就也。故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蓋高辛氏終疑后稷非己子。姜嫄不安其室。攜子大歸於邰。後邰國絕。稷遂繼位爲君。所以云成國之家室也。若寄寓於邰。何謂成國乎。舜知其賢。薦之於堯。命爲稷官。嘉其教民稼穡之功。就其已成之國而封之。時高辛氏之國亦絕。於是命稷奉高辛氏之祀。爲二王之後。改有邰之國曰周。故曰改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恆、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孰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謹案此章傳與箋皆言郊祀。惟傳訓肇爲始、箋讀肇爲兆五帝於四郊之兆。謂后稷以四種嘉穀。歸而祭天。后稷爲二王後。故得郊天也。愚謂傳云郊祀。兼郊天及宗廟之祀。以后稷就封之國。始舉郊天之典及宗廟羣祀。言郊。則二王之後。得行郊天之祭。在其中矣。箋讀肇爲兆。但言郊天。似不若傳之隱括。毛義爲長。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謹案。此章言后稷行上辛祈穀之禮。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謹案。此章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私謚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誄而謚矣。周官經太史職。小喪賜謚。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謚讀誄。皆謚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謚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有私謚

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謚爲非古。然柳下謚惠。黔婁謚康。私謚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謚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其名者。以謚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僕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謚。則柳下惠、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謚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謚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謚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謚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謚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言私謚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姜嫄廟論

考之禮。婦人無廟。何以周、魯、皆有姜嫄廟邪。此周之變禮也。姜嫄爲出妻后稷爲棄子。在有邰之時。姜嫄薨。無廟可祔。不得不立姜嫄廟。以奉烝嘗。及武王有天下。承西岐舊制。立先妣廟。不在宗廟之中。周禮大司樂。舞大濩以祀先妣。是也。蓋稷處人倫之變。禮文亦不得不變矣。堯命稷奉帝嚳之祀。周立五廟。稷父在五廟之內。以次迭毀。惟姜嫄廟則世世不毀也。然不毀之典。與太祖世室。又有差別焉。因姜嫄祈於郊禖而生子。遂以人鬼配天神。祭郊禖之日。以姜嫄配焉。故孟仲子謂之禖宮。姜嫄人鬼也。而周人以神道

祀之。故又謂之神宮。成王賜魯重祭。魯得祀郊禘。故魯謂之閟宮。閟、神也。以姜嫄配祀郊禘。所以不毀。然姜嫄實生后稷。當寘之寒冰之時。收而養之。得以不死。奏千萬世粒食之功。肇七百年周家之業。姜嫄之功德茂矣。豈特劬勞撫育之恩哉。若不別立廟以祀之。非仁人孝子之用心矣。高辛以棄子。而不得爲不毀之祖。姜嫄以婦人。而不能正東向之位。既不得祔於班。又不能祭於寢。時祭月享。皆不及焉。失報本追遠之誠矣。聖人緣情制禮。名之神宮。別於祖廟。配以郊禘。同於郊禘。雖曰變禮。洵天之經。地之義也。

諸侯五廟論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此說非也。就魯之始封而論之。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若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是時周公尚在。并一廟亦不得立矣。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體國經野之制。有如此乎。若謂周公薨。魯始得立一廟。夫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所謂降殺以兩也。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得立二廟。降殺之禮。固如此乎。魯公一廟不立。自必反祭於周。四時之祭。以及大祀助祭。一年之中。魯公乘土地人民之責。不遑奔走。

何以能三年報政乎。竊謂魯公之國。卽得立四親廟。公叔祖類爲昭。太王爲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以次迭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爲始祖。爲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爲所出之祖。非謂不敢禰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爲始祖。不以文王爲始祖。所謂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六世乃以桓公爲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既得郊祀。亦得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正義本之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專祖於王之義。失禮經之旨矣。

六龍解

易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經異義曰。易孟京說。天子駕六。易。時乘六龍以馭天。謹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與易同。駁云。元之聞也。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制。與古異。漢世天子駕六龍。非常法。鄭君謂彖傳六龍之義。乃乾升坤降。成旣濟。定乘時。變化不失其正爾。蓋龍有五而無六。龍之生數。合於五行。故管子曰。龍被五色。說文解字亦云。五龍六甲。卽以乾六爻言之。雖六爻皆有龍象。而九三獨稱君子。是龍有五而無六也。所以說卦傳。乾爲馬。不爲龍。而蒼龍之象。屬之於震矣。彖言六龍者。猶言六陽也。卽六位也。九家逸象曰。乾爲龍。此指乾之一卦。非謂六爻皆爲龍也。爻辭有五龍。龍之頭數也。彖傳稱六龍。說乾卦全體之義也。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六龍非實有之數。可以釋易。不可以制禮也。

重剛而不中解

易文言曰。九四、重剛而不中。本義云。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此說非也。九四之重剛。與九三以乾接乾之重剛不同。此爲重卦言之也。三畫爲象。六畫稱爻。分天象爲三才。以地兩之而成六畫。四爲重卦之第一爻。以三畫言之。四卽爲初矣。故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謂近於五而不能飛。與二皆以陽居陰。而不能見。近於三而非君子。疑其爲初爻之潛伏。而又躍於淵。故或之。在淵之淵。卽潛之謂歟。四爲重卦之初爻。是以稱重剛。疑其以陽居陽也。別上下卦而言之。四爲外卦之初爻。又爲奇矣。卽謂之重剛。亦無不可也。若以重爲衍字。則自商瞿至北宋治易者。不可更僕數矣。諸家豈無一語及之邪。虞仲翔乾三爻注曰。以乾接乾。亦謂重卦也。內卦三爻與外卦四爻比。是謂以乾接乾云。

雅頌各得其所解

魯論。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晏集解用鄭注。而不言所字之義。予謂所、三所也。國語周景王曰。七律者何。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營也。王欲合是五位所三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魯論各得其所之所。卽周語之三所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

三所。因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七律卽七列也。此韋昭說。與杜預左傳注不同。杜注非。今從韋說。考伏羲作紀。陽氣之初。以爲歷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殷以前但有五音。無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至周加此二聲。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乃國家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焉。如析木之次。則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則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則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商三代之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至定公時。伶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夫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五音之制。此之謂各得其所也。後人以詩篇之次第。用詩之地釋之。是正詩非正樂矣。

化我解

春秋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邵公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說文解字。化、教行也。方言。化、譌也。蓋州公不服教行。燕享之際。喧譌無禮。州公無禮於我。故曰化我。無禮於人。齊語亦謂之化我。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何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傳之意若曰。魚豆非薄。不可以供宴飲。願諸大夫不以我爲無禮而過我也。

實石解

春秋經。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左氏、穀梁、經文。隕作隕。與公羊不同。許氏說文解字曰。隕、雨也。齊人謂雷爲隕。此公羊說也。公羊子、胡毋生、皆齊人。呂經傳之文。著於竹帛。多用齊語。隕之爲隕。亦登萊踊棓之類矣。孔子修春秋。書此事。先序所聞隕石之聲如雷。故曰隕也。徐而視之則石。徐而察之則五也。春秋繁露云。隕石於宋五。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傳聞其磌然者。卽董子所謂耳聞而記也。磌然者雷聲也。古無磌字。當作填。屈子九歌。靈填填兮雨冥冥。是可知磌之當作填矣。公羊傳因隕石之聲填然。故爲齊人語作隕。言隕則填不見。言隕則填見矣。隕訓爲雨。星隕如雨。从隕之本訓也。隕霜殺菽之隕。霜之降。如雨之雨也。填之訓。引申爲鼓聲。古人制鼓。取法於雷。禮。冒鼓以啓蟄之日。鄭注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故鼓聲亦訓填也。孟子填然鼓之。是已。填通作闐。詩采芑。振旅闐闐。是已。

釋言解

爾雅之釋詁、釋言、釋訓、三篇。郭景純所謂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也。後之學者。致力於經注。而昧於大題。或云。釋言之言。古謂之名。今謂之字。恐不然矣。考說文。直言曰言。直言者。如十五國詩人之言。各操土風。與王都之正音不合。作此篇以正方俗之語耳。然列國之言。因時遞變。有古之所有。今之所無者。有今之所有。古之所無者。自周至晉。先代之絕言多矣。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故郭注多引方言以證經。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試舉其所知者論之。若斯詻、離也。注齊、陳、曰斯詻。是離爲雅言。斯詻爲方言矣。其餘如怙恃、律遹之屬。皆古之方言也。今江東呼母爲悕。今呼重纛爲厲。凡言今者。皆晉時之方言也。郭注此篇。引方言不下數十處。則釋言一篇。以雅言正方俗語。爲無疑矣。此必舍人樊光、李巡、孫炎、諸人相傳述之舊聞。非景純創爲之也。

釋訓解

釋詁云。訓、道也。說文。訓、說教也。道者導也。謂順其意以導之也。說者悅也。傳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故曰說教也。巽訓爲順。見周易繫辭。巽語者。亦順以道之之意。後人以順道釋訓。於義雖通。然尚有所未盡也。訓、順、馴。皆从川聲。互爲假借。小學家言之詳矣。所爲訓者、雅馴也。太史公五帝紀贊。其文不雅馴。正義曰。馴、訓也。雅馴者。言之文也。傳曰。言者、身之文也。古禮。士大夫惟居喪乃言不文。爾雅言有單詞、有重言。重言爲形容之詞。明明察也。順明字而重言之。極形容之美也。是明明爲雅馴之言。察爲直言矣。如孟子曰。泄泄猶沓沓。泄泄爲雅言。沓沓爲俗語矣。此篇自明明斤斤至秩秩清也。皆順字而重言之。訓也。畇畇田也以下。亦重言形容之詞。而又有別焉。詩信南山。畇畇原隰。畇畇、墾辟皃。頌。旣耕旣耘、旣入地皃。此文飾其詞也。言畇畇則知爲田。旣耕則知爲耘矣。是爲多文辭之文。似訓詁而又非訓詁也。如丁丁本伐木聲。嚶嚶本鳥鳴。因見於小雅伐木之什。韓詩云。伐木廢朋友之道缺。所以言丁丁、嚶嚶。則知爲朋友相切磋之道矣。藹藹、萋萋、藹藹、本訓容止。萋萋本訓盛皃。因見於矢雅卷阿之詩。所以言藹藹、萋萋。則知爲

臣盡力之美矣。㪷夆、掣曳也。以下雖非重言。其義一也。蓋釋詁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釋言、釋訓、二篇。通方俗之殊語。皆雅言也。古人以言語爲樞機。榮辱之主也。率爾蒙野哉之諧。辭輯有君子之稱。可不愼哉。戴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是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爲簡矣。是爾雅一書。皆正雅俗之音。而雅、頌爲王都之正音。風爲列國之方言。四方聲音之別。莫備於詩。爾雅多釋詩詞。其斯之謂歟。

配酃二字解

說文解字。配、酒色也。从酉己聲。酃、酒色也。从酉弋聲。藩謂己非聲。乃巳之誤也。酃、黑色酒也。漢書文帝紀贊。身衣弋綈。注。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又考周官盎齊。鄭注。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鄭白。鄭謂之蔥白色者。蓋酒之色青。微有白色。若今人稱碧玉爲蔥管白矣。是當時酒有青色者。有黑色者。合二酒之色。則謂之配。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黰。酒之色與黰之義同。故从巳。黰古作亞。巳、卽亞之省也。因配合青白二色有合義。所以借爲妃匹字矣。配从巳。酃从弋。是諧聲亦兼會義矣。

隸經文卷第三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大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既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

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

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壝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卽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也。注捎、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凿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轑。自注。急就篇。輻轂轄轐轑軜。顏師古注。轑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轑謂之藪。自注。轑、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輻所建。非也。輻凿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令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卽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

零六六六二。去轂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分一一五。中詘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則轂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置鑿其內受軸。卽釋車所謂受軸也。轂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蘆之束要。卽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轙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謂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軓。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轄也。或讀軓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軓云。小釭者。卽鄭注几大小穿。皆謂金也。蓋以轂末謂之軓。軸末謂之轄。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軓。說文無軓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字亦無不可。轄、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轄。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與人職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轂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轂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轂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轄。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菑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菑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竅其

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蓄也者。合言之。蓄也。分言之。蓄也。弱也。

股骹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令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六二。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蓄。入牙之釜。不與焉。又鄭注輻廣三寸半。叫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謂股圍也。非骹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骹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

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蕝也。弱也。股也。骹也。盭也。合言之。輻也。今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輢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裔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斿。七仞齊軫。鳥旟七斿。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三尺之較者。蓋言斷三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

例。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軫較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衞風曰。猗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文解字無較字。當作駾。駾、車輢上曲銅也。李善文選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輢。銅作鉤。又說文解字。軨、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車耳、晉文公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輢爲軨。以簟爲之。或用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軨。重耳謂之重駾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軓轙軫說

說文。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軓。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軓者。所見本異也。輈人職。軓前十尺。前鄭云。軓、謂式前也。書或作軓。軓、即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軾。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軾。既祭。軾轢於牲而行。爲範軾。詩曰。取羝以軷。軷、範軾也。从車范省聲。讀與犯同。轢、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軷。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軓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軓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轙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轙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又以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

今輈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掩軓也。由輈以上爲軓。鄭箋。軓在式前。垂輈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軓。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等也。等、卽輪字。輪說文車轑間橫木。轑、說文。車橫輪也。周禮曰。參分軓圍。去一以爲轑圍。轑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轑之在式。猶軓之在轅。一衡二植。外掩以版。版卽軓也。故毛傳曰掩。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揜軓。如約轂革直曰軏。累呼之曰約軏。又云。輈、衡、軸、皆任木。任正者輈也。衡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輢。故曰。輢之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輢。以轅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軓。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輢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輢間爲度。輢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者。謂之輢矣。白虎通義。王者仰卽觀天。俯卽察地。爲輿教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輢不方。其所謂象地者安在哉。記。加輢與軓焉。康成曰。輢、與也。與方象地。故云輢與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輢。記云。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輢圍。注。輢與後橫者也。蓋前輢在式下。左右輢在轅下。獨後輢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輢四尺。謂之一等。注。輢與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輢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圍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藪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今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

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軜。所謂軸圍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轂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軜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轂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卽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軫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任也。轄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幷六尺四寸。幷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軜之廣。凡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軌內之一尺四寸耳。

軌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當兔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兔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軜入輿四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乙形。以承前軫下出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底。大扤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侯。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周禮之立當前軌者。卽侯胡也。然則軌有二。一爲揜板。一爲侯胡也。揜陰之軌。从車凡聲。侯胡之軛。从車笵省聲。所謂祭軌則兼軜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車軜出軌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象。非侯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與兩相。今人謂之平高也。言兩輢、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輢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輢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軫上。如軓之在輢。所謂相者。豈拚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輢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即今人謂之平高。皆有孔。內軨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軨即轖字。說文。轖、楯間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高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尚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注。如今窗車也。左傳。陽貨載葱靈。葱靈、窗櫺。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櫺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殮。謂側覆其手。以循咡邊汚著之殼粒也。蓋以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

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簳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簳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笴。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簳。卽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笴笴。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繒也。从系。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繒。其形下邪。故粲从系邪也。方言。猴、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猴。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曰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已。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已。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既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含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尚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狸首乎。不學無術之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文之說矣。

隸經文卷第四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薇作止同義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會意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哉之僞體爾雅些此也釋文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些爲些之正體楚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些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些通也以此推之如茲呰斯思此些止只等字凡聲音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些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些者哀些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二。

藪記。以其圍之防捎其藪。注。捎、除。防、三分之一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藪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軹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注又云。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軹圍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股骹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骹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

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
綆記參分寸之二綆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桯記桯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桯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幷六尺四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賈疏旁減軌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軌內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幷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軌內七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幷部廣六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

股。盉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盉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蕩謂鑿廣四枚。枚一分。幷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盉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脅。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脅。注。脅、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蕩謂脅即近部二尺也。二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輿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二。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三二四。記。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寸。幷之五尺五寸。卽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兵車之軫。圍尺一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方徑一

寸八分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軓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軓圍。注兵車之軓。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轙記參分軓圍去一以爲轙圍。注兵車之轙。圍二寸入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輈人輈記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軓崇三尺有三。加軫與轐七寸。又幷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輈深四尺。注田車軓崇三尺一寸半。幷此輈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轐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軓與軫轐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軓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幷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軥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軥軓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藩謂幷十尺與四尺四寸。爲軥之長。是軥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圓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取其一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藩謂軫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軥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軥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二。

釋由

說文解字弓部。曳、木生條也。从弓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曳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胄。蓋因中脅之胄有由聲也。然胄與由字形不同。胄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艮庭先生。欲盡改

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㠯省聲。段丈楙堂云。若欲改爲㠯省聲。則㠯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㔾之例。象形也。易解卦彖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坼。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㞢。上一、象出地之枝條。下㞢、象根坼之孚皮也。草木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證。曰。漢書三統麻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㠯布於午。昧蔓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己於己。欽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㞢於甲。由之合音爲調。調轉爲鹵。鹵轉爲㯳。㯳轉爲洽。洽轉爲甲。（此乃由入聲轉平。非由平聲轉入也。）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牾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既聞命矣。然甲、隸作甲。篆作㞢。何以說文由字不作㞢。而作由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㞢可爲甲。則㞢可爲由矣。或者許書作㞢。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祭法）使民衣服有章。（鄭注）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孔疏）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天下亂。名、命也。（許氏說文）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散名之在人者也。（荀子正名篇）凡民雖有恆性。然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瞑之爲言、冥也。（毛詩箋）冥冥無知。（詩正義）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見。（深察名號）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之曰禮。書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共財。（祭法）矣。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正名篇）刑名從商。墨家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形名。（晉書魯勝傳）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非。（楊倞荀子注）創爲馬非馬。指爲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章。（深察名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漢書藝文志）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有散名。有凡號。（深察名號）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

名。賢愚愛憎是也。（尹文子）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祀、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故凡百譏有黮闇者。各反其眞。則黮闇者還昭昭耳。（深察名號）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眞者、誠也。所以成己而成物也。春秋辭衡。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公羊疏）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黮黮爲冥冥。無知之民。教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荀子注）文名從禮也。牖民於禮法之中。而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大戴記四代篇）故成舊俗。方言委曲。期會物名。（荀子注）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已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夭札而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簪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漢書藝文志）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科。先王制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奸胥舞文。殺

盜賊非殺人（莊子）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王欲成名者。愼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綦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言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卽班書儒林傳。亦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顏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

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爲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宣。）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釀喻辭。又曰。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寖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敍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心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

論。擇善而從。著張侯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寖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侯論寖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寖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創。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詁以引申其說。或援據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昺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既引潁聘之圭璋。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翻刻鼎。則自蜀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竊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尚制義。囿於見聞。第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國家龍興一百五十二年。崇尚實學。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愼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藩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

出其書屬藩敍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侯論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肄小正。至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巽軒孔氏、皆能抉奥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縈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雨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禽之大者也。曰俊、羔、曰馬、曰熊、羆、豹、貉、曰豺、曰麋、鹿、獸之大者也。曰鮪、曰鱣、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也。記典章曰用暘、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曰始鞠、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烏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見而分之。八訓爲別。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矣。此乃一已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雲臺尚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翺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援墨而自入於墨矣。其謂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腳之言何以異乎。蓋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疑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召誥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滔天以絕命。是謂知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復其性。復其初。卽法秀時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雲臺尚書述聖經古訓以詘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汩之。盡心以求其蘊。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荅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裁荅。惶悚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潘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蓋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卽服吉服。詩人之意若曰。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戚。而形貌欒

欒然朘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戚。其人必朘。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三月之後。而能哀戚以至形容朘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訃書門狀。皆稱不肖。既稱不肖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藩謂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苫。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藩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訃有稽顙拜、拜稽顙之文。藩作弔入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蓋謂邱瓊山創立訃書。妄用泣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血二字。定爲稽顙拜。藩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帖則可。用之於訃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拜有二。一荅賓拜。一答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蓋賓來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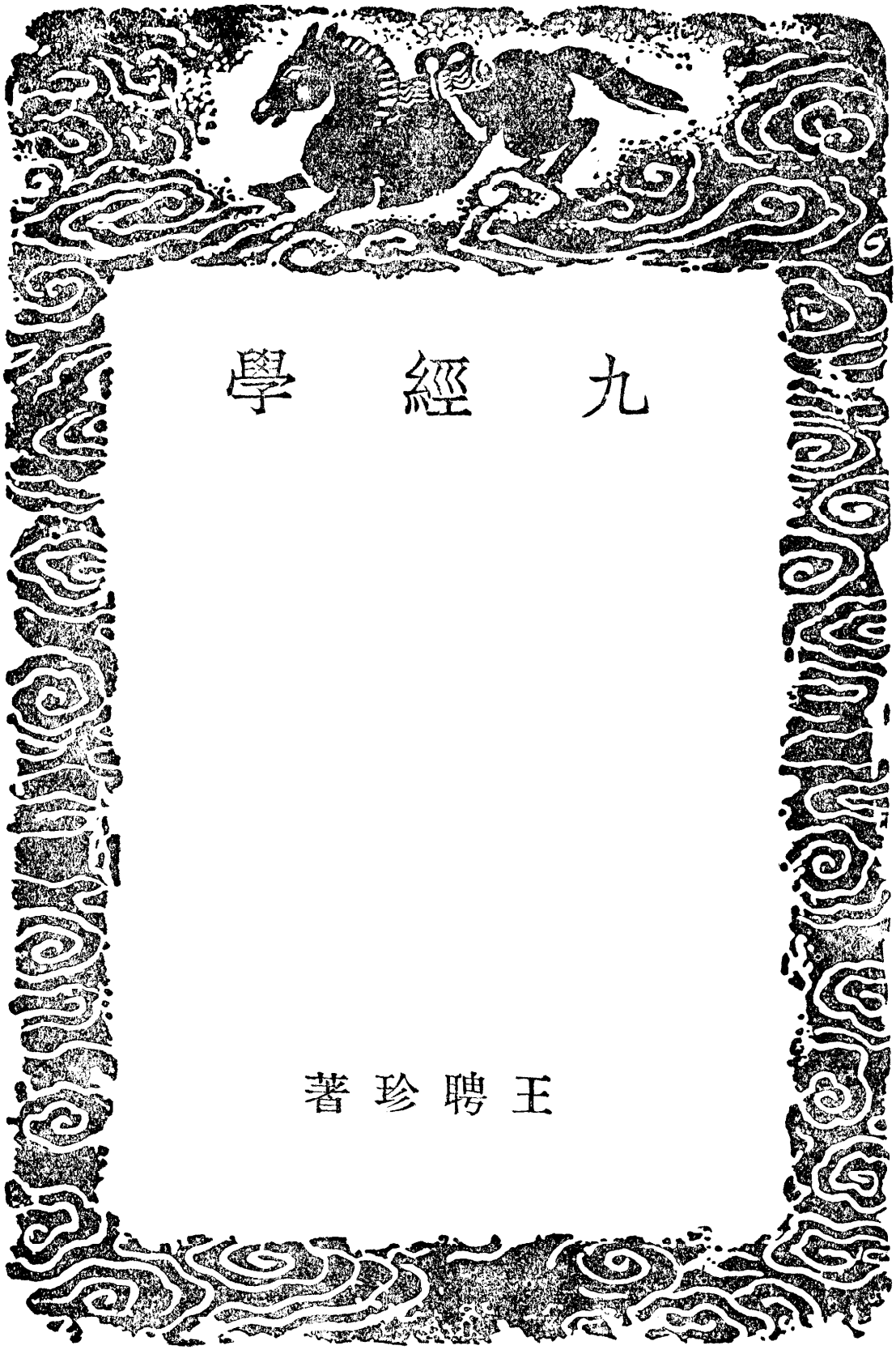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問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之時。既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芻蕘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潘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艮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潘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扐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啓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尚辭尚變。尚占尚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粱齒肥。反不若衣裋褐。啗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君子知

通塞之有時。戒愼密以自惕。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玆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贍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潛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讖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閻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學師承記八卷。於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國朝經說。條繫之爲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鑠健飯。揆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將企踵以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九經學

王聘珍著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
十九鶴齋叢書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九經學殘稿三卷。周禮二。儀禮一。南城王君貞吾撰。原題卷數。當八九十前後諸卷。皆不得見。此本爲大興翁氏石墨書樓物。王君出覓粵學士門下。蓋當時手寫以求正者。書眉有學士題識二行。曰。王實齋周禮儀禮學。丁巳十一月寄到。疑本非完帙。王君所撰大戴禮記解詁。已梓行。爲江都焦氏三十二讀書贅之一。同治庚午。順德李仲約學士視學江西。余乞學士於按試建昌戰事時。訪其遺書。僅得解詁梓本而已。壬申。余來江西。承大府命。與脩通志。會建昌府志稿初成。檢王君傳。不及此書。遂舉示之。更屬官其地者求之。今已八年。竟無畜者。蓋散佚久矣。王君治經。謹守師法。不務高論。不習調人。於江西學者爲最醇實。里堂氏之稱善不虛也。全書既不可得。其鄉人亦未見此書。爲刻以存之。仍題曰九經學。冀有能搜葺補成之者。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

九經學

清　南城王聘珍貞吾著

周禮一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周禮在漢世初出屋壁之時名曰周官也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陸德明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衞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天官惟王建國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據此則周公箸此書本名周禮故孔穎達枚舉周禮之見于經籍者七處而自漢以前從未有以周官偁之者至漢復出之時師承久絕人見其所載皆是官職又因尚書序有周官篇目世儒未見其書或欲以此當之自劉歆以來乃復其本名曰周禮鄭康成主之嘗曰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天官治官之屬大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衞士矣案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衞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下經外

饗職饗士庶子注云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案漢書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蓋寬饒傳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續漢書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

籩人注竹曰籩疏曰知竹曰籩者更無異文見竹下爲字卽知以竹爲之故云竹曰籩也籩人掌四籩之實注云籩竹器如豆者疏曰鄭知籩是竹器者以其字竹下爲之亦依漢禮器制度而知也案尒疋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毛詩于豆于登傳云木曰豆瓦曰登孔氏正義引尒疋釋之今鄭云竹曰籩又云籩竹器如豆者亦疋詁也疏云無異文又云依漢禮器制度而知非是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若今御史中丞王伯厚引徐氏徵言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以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康成之誤案續漢書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別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濛及御史大夫轉爲司空因別置中爲御史臺率是後漢無御史大夫中丞卽爲御史臺率鄭氏舉以況小宰者謂其殿中密舉非濛與小宰掌宮之糾禁相似非必謂其官職之大小也凡二鄭引漢官況周官者當以此類求　矧前漢御史大夫與丞相竝號兩府備三公乃周官六卿之類豈可以比小宰

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案釋名云寄止曰

廬、慮也。取其止息覆慮也。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于其內也。廣韻云。部、分判也。署、廨署。聘珍謂鄭云部署謂廬者。乃分別諸曹治事之處而署之。蕭何題蒼龍白虎二闕。謂之署書。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青州之蟹胥。釋文云。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王伯厚云。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蝑、蟹醢。四夜切。當从集韻聘珍案說文云。胥、蟹醢也。釋名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廣韻九魚胥字注引說文曰。蟹醢也。四十隔。蝑字注云。鹽藏蟹。說文玉篇蝑字皆注云。蛤蝑也。廣韻云。鹽藏蟹。與蟹醢之義亦異。集韻乃云。蝑蟹醢。新義也。伯厚欲以新義奪古義。宋人之習如此。

夏行腊。鱐膏膮。注。鄭司農云。鱐、乾魚。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案說文。鱐作臛。臛字注云。乾魚尾臛臛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腊臛。臛字注云。鮭魚也。从魚巢聲。周禮曰膳膏鱐。案此字形字義與杜鄭經本全異。或謂許君受學于賈景伯。賈作周禮解詁。說文多賈侍中說。

酒正一曰泛齊。注。如今宜成醪矣。疏曰。宜成說以爲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爲酒名。故劉杏嬰疋亦以宜成爲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成醪矣。亦未知鄭意地名酒名。類下鄭白則爲地名。案釋名云。韓羊、韓兔、韓雞。本濊出韓國所爲也。猶酒言宜成醪、蒼梧清之屬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張華輕薄篇云。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據此則宜城之爲地名無疑。續漢書郡國志南郡有宜城侯國。

漿人水漿醴涼。注。涼今寒醫若糗飯雜水也。案釋名云。寒醫。末稻米投寒水中。育育然也。糗、犒也。飯而礦

柀之使猥碎也。

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蠙珠以納其閒。疏曰。蠙、蠯也。珠出於蠯。故言蠙珠。鄭注云。蠙珠、珠名。說文云。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重文作蠙。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許君此說與鄭同。賈疏非鄭義也。

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疏曰。中秋鳩化爲鷹。中春鷹化爲鳩。此竝月令文。引此者。證此中秋行羽物。與月令中秋鳩化爲鷹。殺物之時是順。其始殺也。故行羽物。案月令季夏之月。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竝無中秋鳩化爲鷹之說。孔氏禮記正義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聘珍案夏小正。五月鳩爲鷹。六月鷹始摯。即月令云鷹乃學習也。月令孟秋。鷹乃祭鳥。鄭注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是鷹食鳥在中秋之時。鷹惟食鳥。然後成其殺性。故鄭云中秋鳩化爲鷹。

內司服鞠衣。注。鄭司農云。鞠衣、黃衣也。爭謂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疏曰。云色如鞠塵者。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孔氏禮記正義云。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聘珍案孔氏以鞠衣之鞠爲鞠華。本漢人劉熙之說。與鄭所云鞠塵者不合。其說非是。鞠卽麴蘗之麴。古無麴字。說文作籟。

古與鞠通。齊民要術說作麴之濛。以青蒿上下奔之。置牀上三七二十一日。開看徧生黃衣乃止。釋名云。麴、朽也。鬱之使生衣。

褘衣揄狄闕狄展衣緣衣。注。褘、揄、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蓋謂褘當爲翬。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展當爲檀。緣當爲褖。釋名云。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于衣也。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備曰翬。搖翟、畫搖雉之文于衣也。江淮而南。青質五色備曰搖。闕翟、前闕繒爲翟雉形以綴衣也。檀衣、檀、坦也。坦然正白無文采也。褖衣、褖然黑色也。案劉熙此說。與鄭注一一相合。據吳志韋曜傳。劉與鄭世之相去。當不甚遠。豈古經師相傳之說與。

地官師氏注。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疏曰。此鄭君之意。謂三公之號。無師保之名。兼此二官。得師保之俜。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鄭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聘珍案。古者師保多是兼官。並非三公專號。公孤亦是兼官。公孤之職。卽六卿攝任。並無或遺。宋儒毀周禮。謂周公方條治事之官。未及師保之職。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此皆未及讀漢經師注義。徒據僞孔書傳而生說者也。

媒氏注。今齊人名麴麩曰媒。聘珍案。麴麩、鄭氏本當作籟麩。今本作麴麩者。後人以今字改之也。知者。說文無麴字。籟字注云。酒母也。从米籟省聲。駈六切。重文作鞠。注云。籟或从麥鞠省聲。鄭氏注內司服鞠衣

云色如鞠塵。賈疏云。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方言云。麴、齊右河沛曰麩。漢書李陵傳注。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又說文無麩字。麩字注云。籟餅也。从麥穴聲。戶八切。

泉府注。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案故書者、古文先秦舊書也。泉作錢。乃周禮之本字。其作泉者。後人所改。漢書食貨志云。大公立九府圜濶。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又云。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案此則外圜函方者曰錢。錢之本名也。其曰泉者。亦與曰金曰刀曰布曰帛。隨其所用而得名爾。故鄭氏注外府掌邦布亦云。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周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或曰大泉五十。見文獻通考。然其形仍是外圜函方。竝未嘗爲泉字形也。其爲泉形者。乃王莽所作之貨布。康成云。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鄭漁仲云。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但不知漁仲所謂古錢。果三代以上之錢與。亦王莽之貨布與。又不知制錢在制字之後與。抑或制字在制錢之後與。然聞制字象物之形。不聞制物象字之形。漁仲之說亦可謂悠繆矣。若論周錢。始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皆是外圜函方。不作篆泉文形也。故錢濂謂之圜濶。周禮泉府。故書作錢府。

司門。每門下士二人。案續漢書百官志云。城門每門候一人。劉昭注云。周禮每門下士二人。千寶曰。如今門候。

廾人注。廾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曰。經所云廾。是總角之廾字。此官取金玉于廾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于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案說文礦字注云。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穬。古猛切。重文作廾。注云。古文礦。周禮有廾人。是廾爲礦之古文。本爲廾人之廾。後爲總角之廾。賈疏說非是。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位。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疏曰。云而樹之田主者。謂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案論語、哀公問社于宰我。張包、周本作哀公問主于宰我。鄭注云。謂社主。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社主用木審矣。小宗伯之職。若大師。則帥有司立軍社。注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案社主本依樹木以棲神。不可遷行。故別爲石主以行。名曰軍社。

其植物宜早物。注。鄭司農云。早物、柞栗之屬。今世間謂柞實爲皁斗。聘珍案。皁斗之皁當作草。說文。草字注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尔正栩杼。郭注云。柞樹、說文云。栩杼也。其實皁。一曰樣樣、栩實。繫傳云。今俗書作橡。呂氏春秋云。冬日則食橡栗。高誘注云。橡、皁斗也。其狀似栗。元和郡縣志引周處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爲櫟。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注。故書儀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肆師之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案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第四十。其文與荀子哀公篇同。而荀子篇中有人有五儀之文。是大戴作義。荀子作儀。王肅私定家語。亦有五儀解。其說半同

于戴記。亦改義爲儀。說文云。儀、度也。義己之威儀也。誼、人所宜也。皆古文。說與先鄭合。

小司徒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案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于逼切。重文作域。注云。或又从土。說文又云。國、邦也。从口从或。是國與或同義。毛詩凡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讀如域。是國或域古音義皆同。自後人以或爲疑或不定之意。無復域音。以域爲營域字。無復邦義。而國轉爲古獲切。則國字失其音。而或域字聲義俱亡矣。

鄉師之職及窆執斧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又夏官大僕職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案說文堋字注云。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記謂之封。周官謂之窆。易不封不樹。虞仲翔云。穿土脩封。封、古窆字也。鄭氏注既夕云。今文窆作封。又注檀弓云。封當爲窆。仲翔以封爲古者。非是。

巡其前後之屯。注。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疏曰。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聘珍案續漢書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論課殿最。胡廣曰。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負多尤爲殿。此卽漢時課殿之語。鄭大夫讀從之。廣韻二十一霰殿字注云。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又殿最。漢書音義云。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都甸反。以上並廣韻原文。據此。則鄭大夫讀屯爲課殿之殿者。

與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者同音。

鄉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案先鄭四事竝舉漢濂況之。聘珍謂賢者能者。若漢時三老。孝弟力田。通經博士弟子。皆有復除。漢書高帝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置爲三老。復勿繇戍。惠帝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儒林傳云。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又云。元帝好儒。通一經者復之。此皆西京之制。文獻通考引徐氏曰。東都所復。不過沛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四曰鬳容。注杜子春讀鬳容爲鬳頌。謂能爲樂也。爭謂主皮鬳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案鄭氏以鬳容爲禮。破子春爲樂之說。而于子春讀容爲頌。則不破之者。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襲。襲亦以頌爲大夫。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師古曰。頌讀與容同。

舞師教皇舞。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爭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聘珍案先鄭云。或爲義者。義卽儀字。古者書儀但爲義。易曰。其羽可用爲儀。皇爲析羽。所以書或爲儀。又案說文云。翌、樂舞以羽翳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此說與先鄭合。卽所云書或爲翌者。

唯其漆林之征。注鄭司農云。故書漆林爲黍林。杜子春云。當爲黍林。釋文云。黍本又作漆。音七。劉本作黍。

字之變也。音同。案說文泰字注云。水汁可以鬠物。象形。泰如水滴而下。漆字注云。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从水泰聲。是泰爲泰林本字。漆乃俗通。故鄭從杜云當爲泰林。釋文乃以漆爲本字。泰爲變。恐大憒憒。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案漢書食貨志。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此亦有因于古與。如先鄭所云。則古用布而漢用皮。古之布參印書。直同後世之鈔。濛但古用布而後世用楮爾。先鄭又以爲舊說不知何見。恐亦非周之制。然在永平建初之間。已有是說。則楮幣之端見於此矣。

保氏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疏曰。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聘珍案六書象形之等。東京以來。書凡三見。先鄭周禮注一也。漢書藝文志二也。許氏說文三也。三家之文亦小異而其旨大同。乃古經師相傳舊說。箸于竹帛者。以鄭仲師爲最先。案後漢書。仲師卒于建初八年。班孟堅自永平受詔作前漢書。亦成于建初中。而許未重敍說文。遠在鮦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是時仲師卒已十八年矣。又二十二年爲安帝建光元年辛卯。未重之子沖。始上說文于朝。去鄭仲師之卒四十年矣。賈疏謂鄭依許氏說文者誤也。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案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

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案釋名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太平御覽引釋名云。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案漢舊儀云。秦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馳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爲程。續漢書輿服志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劉昭注云。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吉至州郡。唐書百官志云。凡三十里有驛。天寶六載。敕自今左降官。日馳十驛以上。又唐制。敕書日行五百里。此皆郵行有程之證。

遂人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案說文云。商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

艸人掌土化之濛。注。土化之濛。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疏曰。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亦引氾勝。故云氾勝之術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農家氾勝之十八篇。廣韻云。氾、姓。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事。

是氾姓勝之名。賈疏以氾勝爲姓名。以之字爲語辭。誤矣。

墳壤用糞注。故書墳作蕡。鄭司農云。墳壤多蕡鼠也。爭謂墳壤潤解。案尔正鼢鼠。郭注云。地中行者。釋文云。字亦作蚡。方言謂之犡鼠。邢昺尔正疏云。謂起地若耕。因名焉。馬季長注尚書云。墳有膏肥也。韋昭注國語云。墳起也。李善注潘安仁藉田賦云。蚍蜉犡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是墳壤惟多蕡鼠故潤解。後鄭乃增成先鄭之義。

角人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釋文云。浣、戶翫反。聘珍謂浣當作垸。字之誤也。說文云。垸以黍灰和泰也。从土完聲。一曰補垸。胡翫切。

槁人掌共外內朝穴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案漢舊儀云。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計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大尉司空。但爲東西門。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中。殿西王侯以下更衣竝存。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謂之舉謠言者也。荀綽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春官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昧莖著之昧。予謂讀如韎韐之韎。案尔疋釋文。昧音味。是先鄭與杜氏音讀相近。而後鄭讀如韎韐之韎。釋文音妹。此失先師

本讀矣。聘珍謂緎韐之緎。當讀爲夷髮之髮。知者。鄭君毛詩箋云。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緎韐聲也。駮異義云。緎、艸名。齊魯之間。言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緎。韋昭云。茅蒐今絳艸也。疾急呼茅蒐成緎也。此亦如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壽夢爲乘、不可爲叵之類。實後世反切之學所由出。今卽以反語求之。茅蒐正得髮音也。毛詩傳云。髮、夷髮也。部璞尔疋注云。九夷在東。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祀作禩。疈爲罷。案說文。祀、正字也。禩、或字也。疈、籀文副。許君云。副、判也。从刀畐聲。周禮曰。副辜祭。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案說文云。禘、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周禮曰。三歲一祫。案周禮無五歲一禘、三歲一祫之文。故鄭注舉魯禮以言之。許君云然者。乃古周禮說也。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聘珍案鄭氏此注。亦依漢代祀典言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正月。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章懷注云。五經通義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牲幣及玉各依方色。兆五帝于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案說文。兆作垗。注云。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从

土兆聲。又卜部卦重文作兆。注云。古文兆省。是兆乃卦之古文。古文少或通用。今鄭注本作兆者。古文也。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疏曰。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案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案周禮無郊宗石室之語。大夫以石爲主。禮經亦無明文。說文所云周禮者。當如五經異義所云古周禮說也。一曰以下。博異聞爾。或引管子。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此大夫以石爲主之證也。聘珍謂管子云爲祏者。非以石爲主。左傳。與司宗祏。孔氏正義云。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于石室。據此則廟主古未有以石者。說文所云。當亦如孔氏之義。若主之以石者。乃軍社之主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注。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疏曰。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彊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案此疏是刪節許氏五經異義之文。管子曰。割廬山。發而水出。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

鬱人鬯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艸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鬻之鐮中。停于祭前。鬱爲艸若蘭。疏曰。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聘珍案說文云。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升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案續漢書輿服志。乘輿黃赤綬。長二丈九尺九寸。諸侯王赤綬。長二丈一尺。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長二丈一尺。公侯將軍紫綬。長丈七尺。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長丈七尺。千石六百石黑綬。長丈六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長丈五尺。皆廣尺六寸。故云有文而狹。

典瑞。琡圭璋璧琮。注。鄭司農云。琡有邸鄂琡起。案說文云。琡、圭璧上起兆琡也。周禮曰。琡圭璧。說文又云。玆、灼龜坼也。古文玆作兆。

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案續漢書志。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北堂書鈔引辯釋名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

樂師。凡舞有帗舞。注。鄭司農云。社稷以帗。爭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案前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續漢書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蠭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大胥注。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鮮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疏曰。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案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大樂律文。七尺作五尺。惠氏九經古義

引鄭注論語云六尺謂年十五以上則五尺爲十二審矣聘珍案樂師教國子小舞鄭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禮記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據此則疏謂當云二十者非是

小師注今大子樂官有焉案大子當作大予字之誤也後漢書明帝紀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樂爲大予樂曹褒傳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大樂官曰大予續漢書志大予樂令一人六百石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注舞之以東夷之舞案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

旄人掌教舞散樂注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案三山陳氏樂書曰百戲之作見于後漢故大予樂少府屬官承革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案續漢書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于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气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

巾車錫面朱總注故書朱總爲魏鄭司農云魏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釋文云魏、戚云檢字林、蒼正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唯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案夏官大馭職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軹當作軹或讀軹爲

簪笄之笄。聘珍案說文、玉篇皆無輧字。諸家亦唯劉昌宗音雞。如陸德明、賈公彥皆不敢爲說。鄭氏禮運注云。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者。周禮酒正注云。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爾。是漢時已不能盡考矣。然近儒因大馭注中輧字。欲盡改攷工記轂末之軹爲輧。謂轂末出輪外。似笄出髮外也。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注有握則無蓋矣。如今輧車是也。后所乘以出桑。案續漢書志。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濮駕、則乘紫罽輧車。釋名云。輧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聘珍案注云。如今輧車者。是舉漢濮況車制。又云后所乘以出桑者。則是周禮。若漢時皇后桑于蠶宮。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千乘萬騎。見丁孚漢儀云。

素車棼蔽。注。棼讀爲薠。薠麻以爲蔽。聘珍案。薠卽蕡。聲同古字通。喪服傳云。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馬季長云。蕡者麻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或曰夏篆。篆讀爲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今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案說文夏篆之篆作輇。注云。車約輇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輇。

九經學

周禮二

夏官司馬。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爲武者也。案說文云。馬武也。應劭云。司馬主武也。與文類聚引辨釋名云。大司馬馬、武也。大總武事也。聘珍說以春秋左氏傳曰。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挈壺氏。注。挈讀如挈髮之挈。疏曰。鄭讀挈如挈髮之挈者。賈云。總角之晏。毛傳云。總角、結髮。此鄭依毛傳挈卽結之義也。案釋名云。挈、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

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疏曰。眚瘦其地。使不得彊大也。案太平御覽引釋名云。省瘦也。臞雀約少之言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注。今漢祭功臣于廟庭。疏曰。引漢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案魏高堂隆曰。功臣配享于先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于庭。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卽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爾。燕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據此則周禮祭功臣非在庭。鄭氏引漢漕者。蓋謂漢亦祭

功臣爾。非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濮儀。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貙劉云。疏曰。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卽尒正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證烝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气之濮。案疏說殊欠分曉。鄭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續漢書祭祀志云。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禮儀志云。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享。鮮時有司告。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案貙劉亦作貙膢。鹽鐵論引月令云。涼風至。殺气動。蜻蜓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古今注云。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

旅貢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說文云。禮戈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貢以先驅。方言云。戟、吳楚之間謂之戈。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或謂之殳。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案後漢書左雄傳。郡國孝廉皆先詣公府。副之端門。馬廷鸞云。端門大微垣左右執濮所舍。卽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

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注。遽令、郵驛上下程品。案尒正、馹遽傳也。郭注云。皆傳車馹馬之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此鄭注云上下程品者。亦以漢律言之。

弁師。諸侯之繅旂九就。注。鄭司農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案說文糸部繅字注云。繹

繭爲絲也。从糸巢聲。艸部藻字注云。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重文作藻。注云。藻或从澡。是禮家以繅藻二字爲一。許君分而二之。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後鄭于司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于司烜讀如衞侯燬之燬。說文火部爟字注云。取火于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从火雚聲。重文作烜。注云。或从亘。是禮家爟烜二字聲義各別。許君合而一之。分繅藻爲二。自是經師異義。若合爟烜爲一。以爟爲取火于日官名。此幷與經文異矣。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注。瑲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疏曰。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聘珍案內則云。屨箸綦。鄭彼注云。綦、屨繫。說文絑字注云。一曰不借。絑重文作綦。注云。絑或从其。廣疋云。不借履也。釋名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腊。案搏腊與薄借同物同音。

司弓矢。恆矢。痟矢。用諸散射。注。痟讀如痟病之痟。痟之言倫比。疏曰。倫比則與安居之義同也。案廣韻。痟比同必至切。鄭云痟之言倫比者。是痟與倫比之比聲同。而義則從倫比之比爾。蓋漢經師詁字。聲近之字義存乎聲。

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故書箭爲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案儀禮大射儀云。綴諸箭。鄭彼注云。古文箭作晉。說文榗字注云。木也。書曰。竹箭如榗。

秋官司隸注。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案漢

書百官公卿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伐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宏農蔡質云司隸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開中道傳使者每會後到先去案鄭注是據漢武時事而言若宣元之世司隸之職實如蔡質所云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

蜡氏注蜡讀如狙司之狙賈疏曰俗有狙司之言故讀從音也案漢書張良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覷

庶氏注庶讀如藥煑之煑驅除毒蠱之言聘珍謂藥煑之煑當讀如注病之注瘍醫職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箸藥玉篇云庶之預反周禮有庶氏掌除毒蠱

赤友氏注赤友猶言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案許未重友作魃說文魃字注云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蛙蛙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孚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國聲也蛙乃短狐與案說文蛙字注云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于逼切重文作蟈注云蛙又从國聘珍謂二鄭與許君三家之義各異而其音當同爲于逼切讀若域知者說文云或邦也于逼切重文作域說文又云國邦也案毛詩國字與上下文爲韻者皆當爲于逼切是或國二字古音義皆同故說文域又从國後鄭所謂字从虫國聲者乃于逼切音域也釋文云蟈音古獲反注同蛙一音古獲反皆以今音證古音

失漢經師本讀矣。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案通攷云。漢承秦制。蕭何定律九篇。叔孫通益十八篇。張湯二十七篇。趙禹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瀘比都目。凡九百六卷。後漢書鮑昱傳注引東觀漢記云。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此卽通考所引司徒鮑公者。）

應劭傳。董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劭又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聘珍案先鄭所云今時決事比者。是漢時決事。集爲令甲者也。引以況義。非必周時八篇。漢時亦爲八篇。或謂先鄭所引。卽是鮑昱之書。恐未必然。先鄭與鮑同時。箸書之先後。不可知也。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注。杜子春讀麗爲羅。爭謂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案方言。羅謂之離。易曰。離、麗也。

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導也。疏曰。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卽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導。以況古鄉士爲導相類也。聘珍案。郡督郵盜賊。皆員吏也。續漢書百官志云。郡皆置諸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文獻通攷云。漢成

帝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亦謂之賊曹。續漢書輿服志。大使車持節者導從有賊曹車。督車志又云。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史賊曹督盜賊功曹。

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曰。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惠氏九經古義云。棟案漢書景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聘珍案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寔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

司刺三赦注鄭司農云。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佗皆不坐。案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箸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鞫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

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注用金石者作枪雷椎椁之屬。釋文云。椁、宅耕反。本又作槨。劉云皆如字。劉亦誤。聘珍案椁當作棺。變作椁。作椁者非是。玉篇云。椁、普耕切。木聲也。

掌戮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案漢書刑法志引周禮文作完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是周禮舊書髡字有作完者。故班據從之。師古注亦從先鄭說。志又云。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今既云完矣。不復云以完

易完。此當言髡者完也。聘珍案。周禮以髡爲完者。對墨劓宮刖而言。則髡爲剪其毛髮。完其肢體。故曰完。若漢時以完易髡。乃文帝時新律。如舊有罪當髡者。僅罰爲城旦舂。并其髮而亦完之。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案說文云。傳遽也。遽傳也。漢書高帝紀師古注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冬官攷工記。鄭云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攷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于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聘珍案馬季長傳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于山巖屋壁。康成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據此則冬官一篇之亡已久。取攷工記合之者。先秦舊書已然矣。故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不云闕也。又二鄭注中。每云故書某作某。故書者。先秦古文舊書也。若是漢時所作。何云故書。隋書經籍志謂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取攷工記以補其闕。孔氏禮記正義謂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凡此皆後世臆說。非漢經師所傳也。

秦無廬。注。鄭司農云。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鐳之器。又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案方言云。纑謂之緝。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柲。矛其柄謂之矜。希、鑠摩也。燕齊摩鋁謂之希。貉踰汶則死。注。鄭司農云。汶水在魯北。疏曰。汶水在魯北。汶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王伯厚云。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崏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聘

珍案說文云。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據此則貉是北方土產。其性不宜于南。故經云。貉踰汶則死。地气然也。伯厚欲以嶓江當汶。不知汶江在蜀郡極南之地。引江邊人云。固屬無稽。引說文貉狐類也。亦誤。

攻皮之工函鮑。注。鄭司農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案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卽鮑也。

陶旊注。鄭司農云旊讀爲甫始之甫。爭謂讀如放于此乎之放。案說文云。旊、周家摶埴之工也。从瓦方聲。讀若抶破之抶。

輪人眡其緩。注。鄭司農云。緩讀爲關東言餅之餅。釋文引玉篇云。鄭衆音補管反。今檢玉篇。未得此語。陸氏所見。自是原本。據此。則關東言餅當如叛音。竝非直音餅也。釋文又云緩依注音餅者。非是。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案許未重。廉作爕。說文云。爕、火燥車網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爕牙外不爕。又說文揉从火作煣。注云。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

輈人輈注則利。注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气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音丁救反。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爲鳥味。則注、柳星也。

函人衣之欲其無齘也。注。鄭司農云。齘謂如齒齘。案方言云。齘、怒也。郭注云。言噤齒也。說文云。齘、齒相切也。玉篇云。噤齘、切齒怒也。聘珍案。欲其無齘也者。謂札葉不欲其相摩切。如人之怒而切齒也。

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注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惠氏九經古義云。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或古本虛作空。故讀從之。聘珍案空虛二字或通用。方言云。寎空也。郭注云。寎或作歔。虛字也。李善注司馬相如長門賦引方言曰。寎、虛也。

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縪之縪。釋文云。縪、劉府結反。沈音畢。云劉音非也。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乎。劉音未失。聘珍案方言云。車下鈇。陳宋淮楚之間謂之畢。郭注云。鹿車也。案玉篇。鈇卽古紼字。持栗切。與劉音相近。

以致稍餼。注鄭司農云。餼或作氣。杜子春云。當爲餼。案說文。氣、正字也。餼與餼、或字也。許君引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是古書多從氣。

梓人以注鳴者。注云。注鳴、精列屬。以胷鳴者。注云。胷鳴、榮原屬。聘珍謹案此二注互錯。先師本當云。注鳴榮原屬。胷鳴精列屬。知者。尒正云。蠑螈、蜥蜴毛詩。胡爲虺蜴。傳云。蜴螈也。方言云。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說文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史記索隱云。注、咮也。與噣通。說文云。噣、喙也。喙、口也。方言云。蜻蜓、楚謂之蟋蟀。盧辨注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云。蟋蟀無口而鳴。皆自然之性。今以目驗蟋蟀之鳴實不由口而由胷。果如盧氏之說。

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頄。鄭司農云。頄讀爲鬜頭無髮之鬜。案說文云。顧、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顧脰。

廬人。凡句兵欲無彈注。故書彈或作但。鄭司農云。但讀爲彈丸之彈。彈謂掉也。案許步重。彈作僤。說文云。僤疾也。从人單聲。周禮曰。句兵欲無僤。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鼎之扃。案許步重。扃作鼏。說文云。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即易玉鉉大吉也。莫狄切。說文又云。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鼏。鄭氏儀禮注云。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是周禮扃爲古文。周易鉉爲今文。儀禮鼏爲今文。說文鼏亦爲今文。但禮家以扃爲鼎扛。鼏爲鼎蓋。許君乃以鼏爲鼎扛云。聘珍謂鼏字說文从鼎冂聲者。當是古熒切。讀與扃同。篆文冂作𠙵云莫狄切者非是。又說文冂字云。覆也。从一下垂也。篆文作冂。臣鉉等曰。今俗作冪。同莫狄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慤也。聘珍案。門阿之制。即天子臺門。亦謂之觀。亦謂之象魏。以其爲宮門。故謂之宮闕。釋名云。闕、闕也。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所以然者。王如有出車之事。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故熊安生亦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也。城門之制亦然。故謂之城闕。亦謂之闉闍。亦謂之城臺。特其高與宮門不同爾。若宮隅城隅之制則不然。鄭云角浮慤也者。案尒正于室之四角。皆謂之隅。說文云。隅、陬也。廣韻云。隅、角也。宮隅城隅者。謂于宮與城之四角。築土爲臺。臺上起小樓。名曰角浮慤。其下積土四方。不復闕然通道。不可謂之闕。亦無所用其門。俗儒曰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若然。不惟于經傳不合。幷于

隅字之義亦不通矣。

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注。其壟中曰畎。畎、畝也。釋文云。畎、古犬反。畝、古犬反。與畎同。古今字也。案說文云。𡈼、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𡈼。倍𡈼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𡍮。凡𡈼之屬皆从𡈼。畎字注云。古文𡈼从田从川。畝字注云。籀文𡈼从田犬聲。六畝爲一畮。漢書食貨志師古注。剛、壟也。音工犬反。或作畝。據此則周禮畎字當从巛作畎。其作畎者乃畎之譌脫爾。釋文云畝與畎同。古今字也者。案說文云。巛、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爲巛。廣二尋。深二仞。凡巛之屬皆从巛。占外切。巛與田錯體成文。于六書不得有古犬切之音。陸德明未必荒謬至此。恐釋文作畎者亦是脫譌。或後人據周禮譌文所改者。抑或後人據釋文譌文以改周禮。亦未可知。乃後世字書因此別出畎字矣。

堂塗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甓裂縫也。疏曰。漢時名堂塗爲令甓。縫則今之堘也。縫則堘道也。釋文云。縫音階。聘珍案。縫卽陔字。當讀古哀反。周禮鍾師職。縫夏。杜子春云。縫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儀禮鄉飲酒禮。賓出奏陔。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是周禮作縫。儀禮作陔。古字通也。說文云。陔、階次也。

弓人。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注。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骸之骸。釋文云。擊、烏喚反。案士喪禮。設決麗于擊。鄭彼注云。古文擊作捥。說文擊字注云。固也。从手殹聲。讀若詩赤鳥擊擊。苦閑切。擊字注云。手擊也。揚雄

曰。摯、握也。从手取聲。烏貫切。據此則摯與挚形聲義各別。儀禮及周禮注及說文注中。皆以摯爲摯。傳寫之誤也。唯說文篆體不錯。當从改作摯。卽左傳揆衞侯手及捥之捥字。今俗作腕。

九經學

儀禮一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漢興至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聘珍案此即鄭注所云今文者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即鄭注所云古文者也

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閾西注、門橛也古文閾爲蹙案考工記置蹙以縣鄭彼注云故書蹙或作弋杜子春云蹙當爲弋讀爲杙爭謂蹙古文臬假借字尒正曰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聘珍案尒正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即門橛也尒正又云橛謂之閾是尒正通用臬閾皆今文也周禮作蹙古文也

筮人執筮抽上韇注、韇藏筮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案說文云、韇弓矢韇也方言云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櫝丸廣疋云鞬、弓藏也櫝丸、矢藏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弓鞬韇丸一章懷

注引方言云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

缺項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今未冠者箸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辟名菌爲頍聘珍案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冒也方言云覆結謂之幘巾獨斷云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廣疋云簡謂之幗釋名云簡、恢也恢弘覆髮上也魯人曰頍頍傾也箸之傾近前也齊人曰幗飾形貌也

緇布冠各一匱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案續漢書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兄弟畢衫斩注衫、同也斩者、斩衣斩裳也古文衫爲均也案均又爲袀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杜注云戎事上下同服釋文云均如字同也字書作袀音同前漢書五行志引左傳作袀服振振師古曰袀音均劉淵林吳都賦注引左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是左傳本袀與均通用又案說文云衫、斩服服虔左傳注云均服、黑服也古戎服尚黑續漢書輿服志云祀宗廟諸祀皆服袀斩劉昭注云獨斷曰袀、紺緅也吳都賦曰袀、皁服也師古注漢書云袀服、黑衣是諸家皆以袀爲斩鄭云衫、同也又云斩者、斩衣斩裳也與諸家義亦通

啐醴捷柶興注捷柶、扱柶于醴中永嘉張氏儀禮識誤云案釋文捷、初洽反本又作插亦作扱其後鄉射之注曰臿、插也插于帶右大射之注曰臿、扱也士喪之注曰攝、插也插于帶之右旁釋文皆作捷由是觀

之。釋文之前。捷字猶在。釋文之後。始盡變而爲插扱爾。當從釋文。聘珍案。唐開成石經。捷柵之捷作建。書丹者因下經文而誤也。數繼公集說從之作建。視變爲插扱者又異矣。

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聘珍案。東壁者。乃宮中之東壁。于廟則爲西。知者。周禮。左宗廟。在宮之東。尒疋。宮中之門謂之闈。部注云。謂相通小門也。說文云。闈、宮中門也。然則闈門是由宮而通于廟之門。闈門既屬宮。則經所云東壁者。自應屬宮而言。廟中冠時。冠者之母無事。仍在宮中。自廟而言。則在外矣。冠禮成。適宮而見母。自廟而往。故曰出。若廟之東壁。則不與宮相連。其外當爲道路。非婦人之所在。

戒賓曰。某有子某。注。古文某爲謀。案說文。謀重文作𢘑。注云。亦古文。鄭氏此經注云。古文某爲謀。是古咨謀之謀作𢘑。某在斯之某作謀。說文某字注云。酸果也。从木甘闕。重文作槑。注云古文某从口。梅字注云。枏也。可食。从木每聲。重文作楳。注云。或从某。尒疋梅枏。詩疏引孫炎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衆經音義引樊光注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枏。益州曰赤楳。似豫章無子也。然則梅之與某。截然二物。毛詩摽有梅之梅當作某。有條有梅之梅。傳以爲梅枏。則當作梅。自𢘑𢘑二字廢而不用。謀遂專爲咨謀之謀。某遂變爲某在斯之某。而以梅枏之梅。混同爲酸果之某矣。

士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注、逡遁。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逡遁音句。鄭氏于儀禮用逡遁字凡十有一處。釋辟者八。釋逡者三。此與士相見禮皆釋辟者也。今本乃作巡至。開寶釋文之本。又獨

于此作巡。未知孰據儀禮用字。固未嘗同。今諸釋文之本。既皆作遁。且遁有退逃意。從諸本釋文。聘珍案說文云。逡、復也。遁、遷也。一曰逃也。巡行視貌。諸本作逡遁者。于義亦通。但逡巡二字。本古所用。賈誼過秦論。遁逃而不敢進。李善注云。史記作逡巡遁逃。案此句本文已有遁字。則作逡巡者無疑矣。郭璞尔正注云。逡巡却去也。廣韻巡字注云逡巡。

大羹淸在爨。注。大羹淸、煑肉汁也。今文淸作汁。案尔正云。肉謂之羹。廣正云。羹謂之淸。方言云。斟協汁也。郭注云。謂鮓協也。或曰瀋汁。鄭注周禮云。汁、合也。鮓也。是羹之鮓合鹽菜而爲之者曰汁。無鹽菜者曰淸。經云大羹。則無鹽菜。故鄭氏不從今文作汁。

婦執笲棗栗。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筬簏矣。案方言云。簇、趙魏之郊謂之筬簇。部注云。盛餅筥也。說文云。口盧飯器。以柳爲之。象形。重文作筬。注云。口或从竹。去聲。

士相見禮。如麛執之。注。或曰麛、孤之摯也。案尔正云。鹿、其子麛。淮南子云。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者。取其見食而相呼也。說文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孤之摯用麛者。亦如上大夫用羔之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又案賈疏云。孤執皮帛。謂天子之孤與諸侯之孤執皮帛。今此執麛者。謂新升爲孤。見已君濃。又云執摯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摯。尊無執摯見卑之濃。聘珍謂孤執麛者。非見君。是同列相見之禮。鄭司農周禮注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案大國三卿。孤一人。卽以一卿攝之。故曰孤卿。則卿與孤亦是同列相見之禮。卿執羔。其攝孤之卿或執麛。儀文小異爾。本章經文云。下大夫

相見。上大夫相見。如士相見之禮。非謂其見君也。

宅者在野。則曰艸茅之臣。注。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案宅託茅苗古音同。毛詩。其究安宅。與作字爲韻。無食我苗。與勞號爲韻之子于苗。與嘉旄爲韻。是宅當讀若託。苗當讀若茅。音近毛。

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案尚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釐耜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葛覃、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覃。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覃。今不作覃。非古也。聘珍案。今本儀禮釋文。葛覃字作覃。並不从艸。據張氏所見儀禮本。已改覃爲覃。而釋文尚存覃字。今人且據俗本儀禮。改去釋文覃字矣。案詩經釋文云。覃本亦作覃。張氏之言是也。

司正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賈疏曰。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此經本有盥者誤 案此疏內南字疑當作北。經字各本皆作佾。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作經。 案唐開成石經。洗上有盥字。宋本亦有。據疏說亦倣鄉射大射禮文。謂此不當有盥字。其所據經本原有此字。賈氏亦不敢去之。弟存其說于疏中。鄭覃等取古本上石。更不敢刪此字也。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本、始刪去盥字。引此段疏文之末。有今刪之三字。乃朱子

之語。非疏本文也。傳寫者于今字上失圈。

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案周禮。陔夏之陔作祴。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賓醉而出。奏陔夏。說文祴字注云。宗廟奏祴樂。从示戒聲。鄭云陔之言戒也者。義從乎聲。

介俎脊脅肺。注。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儀禮經傳通解云。今案介俎脊脅胳肺。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

沛陽張稷若儀禮句讀云。肫胳卽注膊胳。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三體。而介俎肫胳並言者。以肩臂之下。酇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介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案肫胳兩見。亦賈疏之說。但此段疏文有錯簡。又云。或有介俎肫胳不言者。欲見用體無常。是經本無肫字審矣。通解之說是也。稷若自言生平未嘗見朱子通解云。

磬階間縮霤。注。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案續漢書志。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劉昭注引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簴俎。皆如士制。

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賈疏曰。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則鄭注禮記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而鄉大夫來臨此射禮。是爲鄉大夫在焉。則名鄉射。又鄉大夫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州長射禮以詢之。亦是鄉大夫在焉。故名鄉射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聘珍案

鄭賈俱假周禮而言其實周禮是天子之鄉與州其鄉大夫是卿其州長是中大夫若儀禮是諸侯之州射禮諸侯之州長是士其行射之地曰榭榭州學名或州爲卿大夫所居之州則立鄉學曰庠不復別立州學故儀禮此篇經文乃以大夫射禮與士射禮參互言之其曰乃席賓南面東上又曰豫則鉤楹內又曰釋獲者執鹿中凡此皆士之事也其曰堂則由楹外記曰醢以豆出自東房又曰堂則物當楣凡此之類皆大夫之事也故鄭注亦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榭互言也　又案鄭云卿大夫在焉不改其禮者王制云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鄭彼注云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孔氏正義云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于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有事則就鄉學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必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鄭彼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氏正義云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曰庠無室曰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于鄉之庠學不別立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案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于辟雍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與服志云行大射禮于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爿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是漢時大射鄉射皆皮弁服幷鄉飲酒燕禮亦然知者鄭注鄉飲酒記云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爿冠而

衣皮弁服與禮異鄭注燕禮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卒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乃合樂注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于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案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弁成曰鄉人本無樂故于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

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于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之義曰主人迎賓于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國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春秋成周宣榭火杜注云尒正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孔氏正義曰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然則榭之爲屋固不得卽指爲序故鄭云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案王制云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明堂位云序夏后氏之序也夏養老于序其豆羞當陳于房中屋制當有堂有房有房者必有室周立夏序于國中者其屋亦有堂有室故文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立於州者則更其制而去其室周禮中雖存序之名其實則爲榭爾

命弟子設豐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王伯厚云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冕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其中蛇交韋當注直心背之衣曰當案釋名云兩當、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燕禮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注揖之、人之也疏曰言人之者公將及升堂故以人意相存偶是以揖之乃升案中庸仁者人也鄭彼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注上既言爵矣復言觚者嫌易之也今文從此以下觚皆爲爵疏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散文卽通觚亦俗爵案五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總名曰爵說文云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升媵觚于公注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案攷工記梓人職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鄭彼注云觚當爲觶說文觶字注云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从角單聲重文觹注云觶或从辰重文作觲注云禮經觶觚字注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聘珍案許君以四升爲觶三升爲觚與禮家說異故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既觚二升不滿豆矣鄭氏駁曰斗之聞也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觲寫此書亂之而作觚爾。

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注。腆、善也。古文腆皆作殄。案毛詩簻簜不殄。鄭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孔氏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攷工記云。頎典、堅刃貌。鄭司農云。典讀爲殄。案堅刃亦完善之義。是腆殄典三字古義通用。

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案白虎通義云。笙者大蔟之气。象萬物之生。故曰笙。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凡此皆笙磬笙鐘之義。後人謂笙磬笙鐘者。以其聲與笙協應。故得名笙。非古義也。

兩甗在南有豐。注。豐以承尊也。其爲字从豆丰聲。案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無丰聲字。黃公紹韻會引說文云。豐从豆从丰。象形。據此、似說文原有从丰二字。與鄭君注合。或謂今本無从丰者。後人重修說文時遺脫。戴侗六書故、引說文豐从豆从山拜聲。而戴氏自云所據說文是唐本。然則黃氏引說文有从丰二字者。不可信矣。但說文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中。並無丰拜字。則黃戴之說俱不可信矣。

奏貍首。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聘珍案來字古音力之反。讀若貍。貍與甯雙聲。不來猶不甯也。攷工記。祭侯之禮曰。惟若甯侯。無或若爾不甯侯。從古音讀來爲貍。則不來二字疾急呼之。成一貍字也。惠氏九經古義引禮說云。不來反爲貍。聘珍謂禮說非是。蓋反音當得前字雙聲。後字疊韻。如蒺藜爲

茨、柰何爲那、茅蒐爲蒢、之焉爲旃、者與爲諸之類。不與貍既非雙聲。來與貍又不疊韻。試就二字以反語之灕求之。不得貍音矣。自孫炎然以前。言音者只有內外急徐譬況假借讀若之類。

聘禮取圭垂繅。注。繅所以藉圭也。今文繅作璪。記云。圭與繅、皆九寸。注。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璪。案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巢聲。虞書曰。璪火粉米。案今虞書璪作藻。釋文云。本亦作澡。鄭司農注周禮云。繅當爲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聲。

饟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饟。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饟。饟、猶稟也。給也。案攷工記云。以致稍饟。鄭彼注云。致稍饟。造賓客。納稟食也。鄭司農云。饟、或作氣。賈公彥曰。稟食則米也。說文云。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鄭氏于儀禮注。以饟爲牲。于周禮注。以饟爲納稟食。周禮注與說文合。儀禮注又云。饟猶稟也。給也。則饟者饋牲牢芻米之通偁也。故賈疏曰。論語告朔之餼羊。鄭注云。牲生曰餼。春秋傳曰。餼藏服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爲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爲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爲腥。又不爲牲生也。故注不同也。

賓進訝注。今文訝爲捂。惠氏九經古義云。公食大夫禮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捂受。既夕若無器則捂受之。注云。謂對相受。疏云。捂卽逆也。對而相逢受。棟案捂本作牾。詁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疊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捂也。聘珍案既夕若無器則捂受之。捂字从手旁吾作捂。與聘禮公食大

夫禮注所云今文訝爲捂者不同。此捂字从木旁吾。故鄭于既夕注不疊古文也。士冠禮。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注云。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舊本釋文迎受作捂授。張氏儀禮識誤云。釋文云捂授。吾故反。既夕禮曰。若無器則捂授之。注曰。謂對相授。玉篇曰。捂受也。从既夕禮捂對之說。謂待主人之來。對而授之也。从玉篇捂受之說。謂待主人之受其所授也。二說皆通。必改爲迎受以變舊何也。从釋文。據此。則既夕篇捂字从手不从木。審矣。

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案鄭注周禮司儀職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賈疏曰。問君曰已下。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案上經。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

醙黍清皆兩壺。注。醙。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前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聘珍案古者黍稷通偁。稷卽黍也。夏小正二月往耨黍。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引見禮記月令孔氏正義。孔氏禮記正義云。夫穀秫者曰黍。說文云。秫、稷之黏

者也。鄭注士昏禮云。古文黍作稷。

記爲肆又齎皮馬。注。齎猶付也。案唐石經及釋文。齎作賚。唐石度九經字樣云。齎、持遺也。作賚者譌。見周禮。張氏儀禮識誤云。作字樣者見周禮而忘儀禮。今攷聘禮一篇。經注言齎凡二。一曰使衆官具幣及所宜齎。二曰遂見問幾月之資。注曰古文資作齎。文義皆資也。無持遺意。故其字從齎至於賚也。鄭氏皆爲付。不與齎同。義詁既別。豈得通用。況釋文齎賚兩出。必非一義。當从釋文。聘珍案周禮外府職云。共其財用之幣齎。鄭注云。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爭謂齎資同爾。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玉篇齎字注云。行道所用也。持也。備也。給與也。付也。賚字注云。俗。然則齎字兼有諸義。漢經師所用資即齎之或體。至若賚字。乃後世之俗文。且去齊次。無以爲聲。于六書之義俱無當。經注或有其字、皆是後人竄入者。張忠甫攷儀禮字句。頗爲宋儒所推服。但若此之類。恐太憒憒矣。

既致饔句而稍。注。古文既爲餼。案說文云。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作食氣。據說文。氣即餼字。中庸既稟稱事。鄭注云。既讀爲餼。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隸經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朱廣福）

✣D四一七四